

佳作



作品
天空

得獎者

陳其育

陳其育，一九八〇年出生，在雲林西螺農村長大。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、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畢業。待過電視台、報社、網路媒體、總統府。

得獎感言

五年前，女兒出生，我陪住月子中心，望向對街考試院長官邸，察覺她的成長環境註定與農村長大的我不同，想寫點我的故事，讓女兒未來能懂。這五年起伏波折，時寫時停。受獎當日，女兒在台下大喊「爸比」，我重獲力量。

天空

莊裡的男人在掘起了幾世代的土地後，仰望起天空。

無從考證是哪位先知向本莊宣報了這項福音，打從我有記憶以來，我莊男人已是虔誠信徒。

清晨在女人醒前，男人已登上樓台，浸浴晨曦，仰首祈求美好的日子像曙光般到來。哼！不像樓下廚房內邊打哈欠邊張羅早餐的女人，只顧眼前溫飽，對應許時日既不求也不盼。

是對遠大、美麗未來的信念，讓我莊男人堅忍地站在樓台，毅然地搖起紅旗，激勵空中的鴿群盤旋復盤旋……

約莫在莊裡小學生吃完早餐背起書包出門時刻，一陣又一陣的哨音傳來。這哨音不像軍警配置的不鏽鋼哨那樣冰冷銳利，而有著滄桑又溫柔的音質，像愛人的低喃。多年之後，我在城裡的唱片行首次聽到洛·史都華的歌聲，條地想起當年沿莊內馬路魚貫上學時耳邊迴盪的哨音。

哨音起，鴿子便知收操了。這時鴿群會放緩飛行速度，繞著螺旋航線返回鴿舍，鴿子飛落，隨即爭先穿過柵門進入籠舍。一番激烈操飛，鴿子已飢腸轆轆，一見飼主，即撲身索食，但這副可憐模樣動搖不了我莊男人。訓鴿如同練兵，鐵打紀律，再渴再餓，也得待呼吸緩和、心跳平穩，才能喝水進食，稍一縱容，輕則傷脾損胃，重則致命。

中午，鴿子在各自籠房休息，此時我莊男人會像醫生逐一巡房關切，但與醫生不同的是，我莊男人視鴿如親，不會邊問病情，邊寫下一床病況。因此，往往一巡忘時，猛然想起中飯沒吃，隨即奔進廚房，掀開菜罩，扒飯灌湯，旋踵鑽入發財車，猛踩油門，拐進田間道路，留下後車斗上歪歪斜斜的「農用」白字殘影……

當口袋式收音機奄奄地嘟個幾響後，忽地一個高八度的長音嘟，「現在是中原標準時間下午一點，這是XX廣播網……」這時嘉南平原上的日頭燒得正烈，廣袤裡只見我莊女人戴斗笠、裹花巾、套布袖、包膠靴，猶若在遙遠星球探險的太空人。太空人探的是人類未來，我莊女人沒那麼偉大，人類未來是你家的事，她們向來只顧眼前。

「夭壽咧！我若毋顧眼前，天頂會落三餐嗎？」對我莊女人，眼前這些莊稼比一切重要，只要菜長得好、米結得實，就能賣錢，有錢就能買魚買肉，付水費電費瓦斯費小孩註冊費……多的錢還能存錢跟會。對！話說女人們嫁進莊前，莊裡有幾棟樓房，十根手指頭算還有剩，「若毋是查某人吃苦耐勞、省吃儉用，恁呷查甫人連住攏住無路，還想飼粉鳥？」

古有明訓，當女人論其貢獻，男人若無順勢阿諛幾句的本事，最好就是閉嘴。偏偏我莊男人硬要回嘴：「開賓士的，有放粉鳥的，就是沒種田的。」此話一出，免不了就是一場激戰。我莊常年烽火，百年後或許歷史學家會這樣歸結：「戰火源於女人認命，男人不認命。」

認命就是認輸，我莊男人如是說。命是可以創造的，如同冠軍鴿。如何創造冠軍鴿？配種是關

鍵。講到配種，我莊男人一人一把號，各有所好，有紳士配淑女，有美女配野獸，有黑白配、老少配、高矮配、胖瘦配、東配西配……族繁不及備載。

我莊世代種地，祖父輩前，終日勞苦，甚難溫飽，父執以降，勞碌依舊，但勞而有獲，難成大富，亦不匱缺。這種寒耕暑耘、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日子並非不好，只是我莊男人受夠了！他們想擺脫土地的枷鎖，擁抱自由。既然土地沒有自由，就向天空求吧！人，上不了天，鴿子可以。

當鴿子從核桃大的蛋粒掙出那一刻，一副楚楚羞嫩樣，卻已唧負解放我莊男人的使命。為確保這些出身超凡的鴿子得以安然成長，牠們被安置於幽靜密處，外頭布署毒餌、鐵蒺藜等防禦工事，阻絕貓鼠進犯。環境有醫療級的衛生，採光好，通風佳，日日清掃，週週消毒。牠們的膳食揉合科學與傳統，既重視脂肪、蛋白質、維生素、碳水化合物、礦物質、水分之均衡，且依四時節令摻配溫熱涼寒屬性藥材調息補氣。讓幼鴿住好吃好，無非希望牠們能以最佳身心因應日後的艱苦訓練。

台灣對賽鴿設下極苛刻的規則，就連鋼索特技員、西班牙鬥牛士，甚至是以搶地盤為生的角頭兄弟們，只要一息尚存，都有再戰的機會。然而，台灣的賽鴿一生僅有一役。最無情的比賽往往也是最公平的比賽。一生一役，輸贏之後，一切歸零，生命更迭，天地復始。

鴿子出生六個月後就要參賽，片刻不得蹉跎。滿月，羽翼漸豐的稚鴿要學著離巢出舍，此時，牠們四顧茫茫，只敢在籠舍周邊踱步。幾天後，當這群鴿子再次出柵，牠們依然走走停停，只是探查的範圍更大了，牠們走到籠際停下，再一步就要懸空，肅然片刻，遽然張翅拔飛。首次飛翔，通常繞個

幾圈，沒多久就會返回鴿舍。之後的幾天，我莊男人任由鴿子來去，藉以逐漸熟悉周邊環境。鴿子們不久便明白，這只是新兵入伍後起先的適應期。

鳥日子來了！天微亮，籠門一開，男人板著臉，眼露凶光，催趕半夢半醒的鴿子出操。有的鴿子出籠後，還留戀巢房的香甜，轉身欲歸，一道血紅幡影立刻襲來，嚇得趕緊凌空飛閃。這是固定的晨間操練，不分寒暑，即使是凜冽的寒流時日，依舊照表操課，只有雨天因擔心淋雨傷寒才能休息。當過兵的人都知道操辛苦，但有跑步、伏地挺身、仰臥起坐、刺槍術、五百障礙等項目交替實施，苦歸苦，不至乏味，鴿子別無選擇，除了飛，還是飛。

早上飛完，傍晚再飛。午後是我莊最忙碌的時候，除了老到不堪行動的老人、襁褓中的嬰兒以及照顧嬰兒的女人，幾乎全莊都下田去了。莊裡農地的果菜採收清洗包裝後，必須趕在鎮上的集散場關門前送達。趕不上，不是任由果菜發臭發爛，否則就要花錢送進冰庫冷藏，菜價好時，冰個一晚，無傷大雅，菜價不好，扣掉冷藏費不必倒貼就算好運。

黃昏，當我莊男人將蔬果飛快送至鎮上的集散場後，難免會遇上別莊男人請菸攀談，菸一抽，話就來，聊到興頭，招邀上酒家，喝幾杯，鬆一下。男人就是男人，別莊男人想的，我莊男人何嘗不想，但一想到鴿子，我莊男人馬上推拒，掉頭返家。趁夜幕嫋嫋娜娜地覆沒我莊前，一絲不苟地執行黃昏例行操鴿。

賽鴿採多關制，賭金累進。每關要在限制的時間內完成才能晉級，首關從六十公里起跳，最後一

關三百公里。鴿子若要晉級，必須「速度」、「耐力」、「認路能力」三者兼具，前兩項可藉每日繞飛訓練加強，但「認路能力」得靠異地放飛，始能累積經驗。

起先，我莊男人大多騎摩托車到鄰近縣市海濱放鴿，幾次後，即須將飛行距離延至兩百公里以上，這時必須開車。我莊男人幾乎人人有車，但多是「農用」發財車，這車耐操耐用，但礙於無牌不能上高速公路，故不克勝任此項任務，所以要央請有轎車的莊人幫忙。開車要油費、過路費，莊內有轎車者可義務幫忙一、兩次，多次下來就吃不消，但顧及自莊人不便收費，只好藉故推辭。我莊男人亦非不通人情事理，日後求人開車放鴿，大多會奉上菸酒檳榔等禮數。我莊男人禮數不止於此，每有莊人外出探親、就學，上車前，他們往往及時趕赴車站，送上兩手草綠色的塑膠鴿籠，並諄諄叮嚀留意糧水，平安抵達後，莫忘來電回報放鴿時間。

比賽開始！隨著一週一關難度遞增，回來的鴿子愈來愈少，聚集樓台的男人卻愈來愈多。連莊內少數幾位對妻子一向唯命是從的男人也來了，他們是那種每當妻子咒罵「放粉鳥」是玩物喪志不僅附和還會藉機告誡小孩「長大不能這樣」的好男人，如今他們都來了。原來，他們暗中資助我莊男人這場翻轉命運的起義，如今勝利在望，妻可棄、子可叛，就是不能錯過光榮時刻。

我莊男人遠眺蒼穹，凝神等待天開那霎，鴿子宛若救主降世，免除鬱苦，賜賞自由。他們想過自由的模樣，自由就是再也不必下田，至於不必下田的日子要做什麼？嗯……：：：開著賓士到處去，但要去哪？……：：：他們想破頭，熟悉的不就那幾處常去放鴿的荒僻海岸，其他就一片空白。空白又何

妨，也好過被土地纏絆終生。

鴿子終於回來了，迎接牠們的卻是我莊女人。

隔天，鴿子以牠們的軀體在餐桌上莊嚴地贖償我莊男人未竟的自由。這天，我莊男人不上餐桌，佇立樓閣，背著空蕩的鴿舍，仰問白茫茫的天空。

評審意見

我莊

◎封德屏

「多年以後，我在城裡唱片行首次聽到洛·史都華的歌聲，條地想起當年沿莊內馬路魚貫上學時耳邊迴盪的哨音……」

於是魔幻的敘事進入嘉南平原的村落，「我莊」取代五厝或義竹這類在地味村名，做為寓言的場地，時而套以宗教之先知／福音／信仰的路數，或挪來戰爭史詩般的大詞彙，在這些終日汲營的小小村民身上，一種荒謬的壯闊感於焉而生，也讓橫向移植的風格能清晰地被辨別；倒是使用的一些在地詞彙練化略有不足，似是點綴而已。